汪华华

春节话"春联"

履印点点

临近新年,我坐在书桌前,在键盘上码着字,"滴嘟",在日本求学的儿子发来微信,打开一看,是张照片,照片中儿子正在红纸上写春联。看着这熟悉的一幕,思绪万千。新的一年即将开启,我知道这是儿子想家了。懂事的儿子,今年仍然决定不添堵、不添乱,春节不回家过年,这是他独自一人在外过的第三个春节,和许许多多在外留学生一样,每当新春佳节来临之际,都会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欢庆节日,宣扬中华文化。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联是春节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山海经》记载,从前有一座山叫桃都山,山里住着妖魔鬼怪,上天担心他们外出祸害百姓,就派了两个神将把守着桃都山通往外界的大门,后来每逢春节,大家就用两块桃木刻上两神将的名或像,挂在门两边避邪驱鬼,祈求来年幸福安康,这就是春联的前身——王安石笔下的"桃符"。由桃符转为春联,是五代后蜀孟昶在除夕夜亲手写下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对子,成了中国最早出现的一副春联,意为在新的一年里吉庆有余、春意常在。从此,红红的、喜庆的春联,承载着老百姓美好的寄托,在中国得以广泛流传。

看着儿子照片上红火喜庆的春联,一幕幕有关"春联"的往事又浮进我的脑海。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亲在基层机关单位担任文书工作,写得一手好字,自是书写春联的好手。年三十,妈妈张罗年夜饭,父亲和大伯就在老宅的厅堂内摆开桌子,研墨润笔,翻着俩人平时积累抄写的春联本子,给街坊四邻写春联,隔壁的金竹爷爷,看着父亲写字时洒脱的英姿和红纸上遒劲的毛笔字,笑盈盈地捋着花白胡须,不时点着头夸赞。

就在大家对一副副春联品头论足兴致颇高的时候,村里以前有名的困难户汪伯也来到了我家老宅前,远远看着。当家家户户抱着写好的春联逐渐散去,父亲看见汪伯,微笑着打招呼:"老哥,听说今年田地包产到户后,您家获得了大丰收?"汪伯喜滋滋地点着头,看着父亲手中的红纸。父亲明白汪伯的意思,于是摊开红纸,握笔、蘸墨、膏笔、落墨,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般写下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十六个大字。回想起父亲当时的神情,现在我还能感受到他心底里那种由衷而发的喜悦。

父亲和大伯在厅堂之上手写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已深深镌刻在家族每个人的记忆之中。伴时间飞逝,我也成了家,有了孩子,但父亲春节期间给乡邻写春联的传统一直延续着。说也奇怪,每当年前父亲摆开桌子拉开架势,我儿子就会来给他爷爷研墨拖纸,写春联的间隙,儿子亦会抓起毛笔,在废纸上涂鸦一番。他爷爷可能觉得这个孙子对写毛笔字有点兴趣,便从握笔、落笔、抖笔、收笔开始进行手把手的启蒙教学。正因为如此,儿子开启了毛笔书法的启蒙,后来又得到县城知名书法老师的指导,逐渐传承了写对联这项家风。

小学三年级起,每逢寒假,因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抬爱,纷纷要求儿子给大家写春联,于是换成了爷爷在前面拖纸,孙子写春联。写春联、贴春联成为我家过年的传统节目和欢乐时刻。

春节走访亲戚时,家家户户门上贴的春联是爷孙俩关注的焦点,沿途看到好的春联内容,儿子还会用小笔记本抄下来,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一旁的爷爷听着、看着、笑着直点头。

前段时间在黄山在线上看到徽州古城城墙癸卯年春联征集活动评选结果揭晓,于是我把链接发了过去,儿子片刻回复说,从这些优秀的春联之中,他读出了家乡山水之秀丽,人文之荟萃,正如徽韵歙风、乘胜追春,申遗圆梦、共绘宏图,为家乡在高气质现代化文化旅游名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倍感鼓舞,作为海外学子,将克服困难、刻苦钻研,学到本领建设家乡,也要做一名文化的使者,努力将源远流长、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传播到四面八方,将美丽的黄山、厚朴的徽州介绍给世界各地。

潘胜人

老家纱面

家庭手记

我老家在歙县金川乡,那里的纱面是我的最爱。

在老家,我的快乐童年似乎总是和纱面搅在一起。记得每到冬天晴朗的日子里,奶奶和妈妈及邻居就会一起结伴做纱面。头天晚上,将面粉、冷水、细盐先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好,再和面粉。凌晨3点多就起来忙碌,耐心等候和仔细观察面粉的自然发酵情况,这叫候面。天一放亮,就开始把面团从木桶里搬出来,这叫醒面。接着就把面团摆放在木制的长台上,然后加蘸菜籽油,油刷在面团上反复揉搓,再用双手把面团摔打成面绳,这叫打面。紧接着把面绳盘在一个大木盆里,让面自然躺开休息约一个多时辰,这叫躺面。再把面绳拴到用箬叶竹梗特制的面筷上,悬挂在稻屋里的架子上,面绳自然下垂晾着,这叫挂面。候、醒、打、躺、挂,有条不紊,不疾不徐,井然有序。吃到纱面可是不简单的,要经过多道工序,每一根纤细的纱面都饱含了奶奶和妈妈的辛勤和慈爱。

关键还在于出面!这是个技术活,把面绳从稻屋里用双手端出来仔细端详一番,众人观察商量后一锤定音。此刻若是有人"唱反调",那就得把面条再放回稻屋里继续焐面。终于等到面条可以出屋,就会把面筷插在面架上,让面绳接受太阳光的照射,面条吸收了阳光的热量,迅速下坠,逐渐美丽成型,一排排一串串的面条像丝绸纱帐一样在阳光中舒展身姿,这就是我老家的纱面!

接下来的工序还有分面:把粘合在一起的面条用筷子轻轻地分开。抻面,把下坠较慢的通过双手的外力往下拉伸。补面,把被风吹断的面条连接起来。收面,待面条上下都匀称拉伸风干了,再把面条卷收成捆存放到竹簸里。分、抻、补、收韵律天成,自然顺畅,家乡特产,独特工艺,代代传承,乡愁浓浓。

纱面在老家是美味佳肴,也是祭祀供品。每年除夕晚上,辞旧迎新接天地用的供品首选就是纱面,外面用红纸包起来,上面再搁几片红豆叶和柏枝片。大年初一早上通常也会煮纱面,寓意吃长寿面。亲戚朋友家里有祝寿的,一般会拿些纱面作为贺礼。纱面也是平时走亲访友的馈赠佳品。

正月家里来客人,也用纱面招待的。先把盖面菜炒好:腊肉,黄花菜干,煎豆腐,冬笋,大蒜叶等。再烧锅,待水烧开后,妈妈会根据来客的人数决定下纱面的数量。她先把"鲁大"碗排放在锅台上,在碗里搁点酱油,葱花,猪油渣,舀适量汤汁,再把锅里的青菜和米粿一起夹到汤里,接着捞纱面,旋即铺上盖面菜。妈妈铺盖面菜几乎是在做一朵美丽的花!几片肉或几片煎豆腐怎么摆放?她都要用筷子反复调配。然后再让我和弟弟妹妹一起端到客厅去给客人吃。中间还会给客人再端一碗纱面,让客人按需添加。爸爸总会劝客人:自家做的纱面,多吃一些哈!根根细纱面,无限待客情。

小时候,我和弟弟妹妹去外婆家,她也常做纱面给我们吃,她会在碗底埋着鸡蛋或油粿,给我们的盖面菜里多夹几块大肉。她把纱面端到桌上后,总会笑着叫我们"别野啦!快来把这碗汤喝掉。"她对我们的爱总是这样润物细无声地融进我们的肚里。最厚道实在的可能要算搁船尖下的鸭子塘村了,记得有一年正月里和叔叔、堂哥等一起去给姑夫贺寿,中餐那"鲁大"碗纱面底下埋藏着大块的肉,姑姑把山里人的厚道朴实表露无遗。

老家的纱面不仅是美味,尤其是纱面的制作过程中蕴含了老家人齐心协力和任劳任怨的优良传承。

黄华英

山里人的期盼

乡村风情

对于山里人来说,山核桃的经济收入远远高于山芋、玉米。所以家家户户都尽量在田间地头、山坡涧边多种点山核桃树苗。这树苗不是今年种明年收的,至少要等个七八上十年才能收果子。

平时把这山核桃树当祖宗一样伺候着,今儿打草,明儿下肥,看着有点病状了,赶紧"点滴"挂上,就盼着能多收个三五斤。

等到那像毛毛虫一样的花穗落了,长出一个个小果子,山里人的眼睛便开始追随着它的成长。从樱桃大小到乒乓球一样时候,悬着的心便慢慢放下,静等白露的到来。

白露前夕,山里人便准备好大大小小的竹篮、蛇皮袋、扁担这些家什。一根细竹竿最为重要,粗了,吃不消拿捏;细了,经不起两下敲打。有经验的山里人眼睛瞄一眼,拿起来用手掂量一下,顺带一抖,一声"好"就可以了。

准备好这些东西便开始呼儿唤郎。平时山里大多是老叟老妪守护着寂静的山村,年轻力壮的都外出务工挣钱。白露时节,赶着回家打山核桃的年轻儿郎给村子增添了生机勃勃和熙熙攘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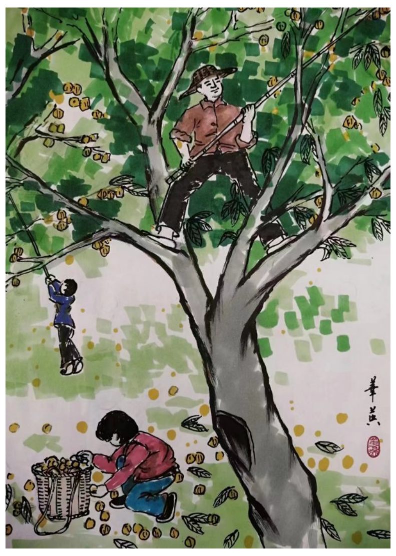
清晨,劳累的村子还在厚重的雾色中沉睡。随着"吱呀"一声门轴的转动,打破了村子的寂静,人声嘈杂起来。山里人换上厚实的外套,穿上解放鞋,背上竹篮,扛着竹竿,捎上草帽,踏着满是露水的山径出发进山。

一路上经过片片山核桃林,评评这家山核桃长势,猜猜那家的收成。来得早的人家都开始上树抽竿了,一声招呼,一句叮咛,加快脚步来到各自树下。

放下肩上背的家伙。年轻力壮的抬头看看,"呸",对着手心啐点口水,双手一搓,抱着树干,两脚一蹬而上,"噌噌噌"猴子一样就上树了。站在树杈上,时而靠树干,时而抱树干,一手紧捏竹竿用臂膀的力量在树枝之间上下左右抽打。随之山核桃像调皮捣蛋的孩童一般从枝头树梢纷纷跳落,在地上打几个滚儿,翻几个跟头停在沟坎边。

打山核桃是个吃力又危险的活儿。山核桃树枝比较脆,易折断,站在上面得小心翼翼,身体的重量要根据树枝情况前后移动。妇女们在树底下、沟坎边的角落里仔细搜寻,把调皮躲藏的山核桃捡起来。竹篮满了,袋子满了,笑容也满了。趁着暮色背着满满的一年回家。

在我印象中,家里每年从山上挑回家的山核桃是留一点煮熟烘焙自己吃,其余的带蒲卖生果,图省事。有的



人家从山上收回家后放几天褪去果蒲,挑出山核桃籽,洗净晒干卖干籽,利润比带蒲高些。还有的褪蒲后洗净晒干,运到加工厂里煮熟烘焙后变成了椒盐、奶油、多味等各种口味的山核桃食品,这种利润最高,但工序也最为繁琐。

经过将近半个月的折腾,山核桃的采摘基本上结束。雨天里,山里人得闲聚在屋檐下拉家常。时不时从口袋里拿出山核桃,两个指头捏着放进嘴里,头一歪,用点小劲,咔一声,山核桃就碎了,拿出来放在被山核桃蒲染黑的掌心扒拉出鲜香的核桃肉,丢进嘴里:"山核桃新鲜就是香,去年的味道就是差点。"感叹中,跟前地上的山核桃壳子渐渐铺了一层。不知谁家的婆娘呵斥着:"几十块一斤,你当吃瓜子啊,尝两个就可以了,留着给孩子们吃。"山里人听了,伸进口袋的手又拿了出来,踢踢地上的壳子,嘟囔着:"以前没人吃,现在舍不得吃,金贵哦!""怕啥!你家今年山核桃至少有五万吧?""五万不到一点,你家不也有三四万?""我家今年要是卖干籽应该有四万多,卖蒲的,也才三万多。""黑狗家今年不得了,十几万呢!""你看他家一家老小那双手,黑得像戴了黑手套一样,我们五万的'手套'就没他家黑,哈哈哈!"……山里人摩挲着一双被染黑贴满橡皮膏的手打趣着。

忙完了这季山核桃,大家盘算着卖山核桃的钱怎么打算:厨房顶也要添瓦了,猪栏也要重修了,去年养的那头大肥猪太有劲了,门框都撞歪了,再不重修就要倒了。快要摘菊花了,烘房还没有修葺……一算,剩余的不多了,还准备给孙子买的电脑钱有点紧。

先别急,菊花也快成熟了,到时卖个好价钱,啥都有了!

查旭

手 机

人生档案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手机》,看了一遍又一遍,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都围绕"手机"展开,把小说中人物通过"手机"刻画得入木三分。应该可以这么说,手机已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手机是通信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或者风向标,我作为通信行业一名从业者,见证、赶上了手机变迁的好时代。

我从事通信行业属于一次偶然。千禧年的2000年初,当时黄山联通休宁分公司需要从机关选调一位负责人,正好我符合选调条件和要求,便来到黄山联通休宁分公司,开始休宁分公司的组建到运营工作。

当时的休宁分公司只有3名员工,"一将二兵"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我开始忙于关乎"手机"的事业,建基站,跑渠道,搞营销策划,做广告宣传,忙得不亦乐乎,像一个"陀螺",一直旋个不停。还记得当年时兴在电视台做广告,可以用点歌方式植入广告,我就点了一首刘欢的《重头再来》,刘欢那声情并茂的演唱,如泣如诉,让我听得潸然泪下。

一路前行一路歌,可以说我伴随电信改革一路成长。我既是电信改革的参与者,也是电信改革的见证者。风雨兼程,走过20多年的那一幕幕场景,甜酸苦辣,仿佛就在眼前。

记得千禧年,当时国家足球队请了一名外籍教练米卢,把中国足球队首次带入世界杯,他当时用的手机是爱立信T28,好像这款手机在中央电视台还做了广告。我第一次用的手机也是爱立信T28,现在看起来像个小玩具。不到一年,换了一个诺基亚8250。

当时,通信基站少,信号时有时无,时好时坏,我上任伊始,首要任务就是要建基站。记得休宁县城原来那个基站位置比较低,我就和工程人员在县气象台高处建了一个50米高的基站塔,高高耸立在县城的中央,成为当时县城的一个地标。望着高高的联通塔,心中无比激动。基站建好后已是腊月,整个县城手机信号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样,那一年春节的话务量达到最高峰,有时通话都有短时的拥塞。

那时,建基站有计划,我只好另辟蹊径,只要友商没有基站的乡镇我先建,在一个区域成片建,手机信号可以在一区域达到很好的覆盖要求。记得2001年初春的一天上午,一个乡党委书记来到我办公室,找到我和我说,他乡里没有手机信号,要求建基站。正好该乡友商没有基站,第二天,我就带着工程人员风尘仆仆去了,乡里还派了一个副乡长去和我们一起选站址,帮助协调建基站征地。一个月后,基站开通,村民们自发放起了鞭炮,后来,乡政府还送了一面锦旗"一流企业,一心为民"到我们公司,当时的我由衷地感动。

2002年,中国联通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需要,上马开始CDMA网络建设,由于当时CDMA手机一个卖点绿色环保,深受用户喜爱,我用上一款海尔CDMA手机,不久又换了一款三星手机。2008年,因国家需要,CDMA网络整体划转中国电信。

2009年10月,中国联通3G正式商用,与2G网络相比,除了语音和短信外,还可以上网,在传输声音和数据的速度上有了较大的提升,它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在这时候,联通成功引入苹果手机,可以说,如虎添翼。这时也是联通用户发展最快的时期,我花了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苹果3,用了二年以后,又换了一部苹果4。

联通从2014年3月,又推出4G网络,以传输速度更快而闪亮登场,这时我用上了苹果6,过了几年换了苹果7plus,再后来改用华为一直到今。

如今的5G网络已实现万物互联,在社会、经济等展现了无限可能,现在你只要带着一部手机就能出门,满足你衣食住行的各种需要。正是,手机作伴走天下!

绿 洲

李昊天/摄

本版责任编辑/胡玉琪 E－mail:hsrbhyq@163.com

徐翠萍

身边的远方

悠悠心曲

谭家桥镇北边的一个小村落,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清粼粼的麻川河,给予了我太多的滋养和欢乐。春天,两岸虬劲苍老的枫杨和杨柳,耐不住春风的几番催促,纷纷冒出新芽,去赶赴春天的盛会。几场春雨后,河床又上涨了几分,清澈的河水倒映出绿茵茵的一片,像是春姑娘用新绿描绘群山时不小心滴落的颜料,在水里洇出一幅流动的画。夏日傍晚的麻川河却是一片沸腾的景象。余晖映照下的小河,是我们孩提时的水上乐园。那在对岸石壁间回响的笑声和飞溅的水花,一直闪耀在我记忆的长河里。

家乡的山川草木,烟岚云岫,是永远看不够的风景。或许我本就带着这样的草木气息,山水已入我的灵魂。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黄山林场,位于谭家桥茶林场。这里素有"小上海"之称。之所以有这个称谓,是因为这里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火如茶的"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安置点(1986年以前隶属上海市农垦局)。近万名知青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来到这里,将青春和热血播撒在这片土地。这里,从一队到十六队,都曾留下了知青们奋斗的印记。

1996年底我刚到林场时被分配在十一队(1987年林场已划归黄山区人民政府)。这里如其他连队一样都是红砖砌成的房子,一栋两层楼和几排平房群在山林中。初到这山长水远又偏僻的林场分场,工作被落实的那一点喜悦,瞬间被孤单、失落、迷茫的情绪填满。林场几万亩大山除了林海便是茶园。茶季来临,一大批茶工进山来,林场职工也要全员参与到制茶工作中去。曾有一年茶季,我们沿知青修的118林区公路上到更远的八队工区制茶。山路十八弯,一路颠簸而上,来到海拔七八百米的山顶盆地,一呆就是一个茶季。山上设施简陋,晚上还要熬夜制茶,艰苦可想而知。这里更加与世隔绝,却能触摸到更多知青岁月的痕迹,一些斑驳的墙上还留有模糊的字迹和标语。住在二三十年前知青们曾住过的红砖瓦房里,隐隐似乎有一种精神穿越时空在感召着自己。再看茫茫大山,青山不语,茶树无言,却见证着过去的那激情岁月,我这点苦又算什么呢。释怀之余,便又觉这山中自有山中的妙处。能吃到高山溪涧里才有的冷水无鳞鱼,喝到最香醇的高山毛峰茶,能观更高的山,看更远的景,享受大山独有的馈赠……

相比寂寥单调的山中岁月,茶林场的街上倒是热闹多了。这条街以前号称黄山"淮海路",听父辈们说七八十年代相当繁华。街道不长,商铺、饭店、商场一应俱全。尤其是商场,货源来自上海,县城百货公司买不到的商品这里却有,如上海宝石花手表、电视机等上海老牌电子产品。我工作那会,街道虽没有了当年的繁华,但偶尔去看看那些海派风味的饼干和小吃感觉也很不错。街道两旁是四季皆可入画的法国梧桐树,一排排五六层高的红砖楼房林立于两侧,这里能感受到与别处截然不同的海派风情。

除了品不尽的山水之韵,家乡还有厚重而深沉的红色文化。乌泥关,方志敏、粟裕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国民党军队曾在这里展开谭家桥战役。黄山军博园纪念馆里,一件件珍贵的红色文物,让我们看到硝烟弥漫的岁月里,红军战士们的艰苦卓绝和矢志坚守!藏在大山深处的聂家山,曾是中共皖南地委的驻地。有"打不死的刘奎"之称的红军将领刘奎的妻子李明就是这里人,刘奎领导的武工队和游击队曾在这里战斗过。家乡这片红土地,传承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将红色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小时候总幻想着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看过都市繁华,游历过名川大山,却终觉还是家乡这片山水最抚我心!而家乡以黄山为笔,以麻川河为墨绘就的新时代山水画卷,已成为更多人的诗和远方!